

从綦母邃注看唐写本至宋刻本 《文选》注释的演变*

——《文选》注释研究之一

王立群

《文选集注》^①是传世唐写本中保存唐人《文选》注释最为完备的资料库,1856年由日本学者涩江全善、森立之《经籍访古志》一书率先著录,1908年前后董康赴日时据《经籍访古志》的记载进行寻访,尚得三十二卷。今本保存于日本数处,其中,金泽文库所藏最夥。其他尚有东洋文库、东京九条公、京都小川氏、佐佐木氏、里见氏等收藏处。今存《文选集注》为残卷,约二十余卷。

唐钞《文选集注》是今存诸唐钞本《文选》中保存今已失传的《文选》旧注最多的一部唐写本,宋代刻本中已经消亡的陆善经注、《钞》、綦母邃注等,在唐钞《文选集注》本均可见到。因此,唐钞《文选集注》成为研究唐写本《文选》旧注至宋刻本《文选》注释演变的重要文献。本文拟从唐钞《文选集注》本中左思《三都赋序》綦母邃注的演变研判唐写本至宋刻本《文选》注释的演变。

今存《文选集注》本左思《三都赋序》中存有鲜为人知的五条綦母邃注,它们是:

1、然相如赋上林而引卢桔夏熟,杨雄赋甘泉而陈玉树青葱,班固赋西都而叹以出比目,张衡赋西京而述以游海若。

* 这是200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批准号:02BZW023)“《文选》版本、注释综合研究”的一部分。

綦母邃注曰：“凡此四者，皆非西京之所有也。”

2、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于辞则易为藻，于义则虚而无征。

綦母邃注曰：“盖是韩非所谓画鬼魅易为好，画狗马难为工之类也。”

3、且夫玉卮无当，虽宝非用。

綦母邃注曰：“卮，一名觶，酒器也。当，底也。”

4、积习生常，有自来矣。

綦母邃注曰：“《左传》曰：习实生常。”

5、且夫任土作贡，《虞书》所著，辨物居方，《周易》所慎。

綦母邃注曰：“《虞书》曰：‘禹别九州，任土作贡。’定其肥饶之所生而著九州贡赋之法也。《周易》曰：‘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今存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北宋天圣监本《李善注文选》残卷《三都赋序》中，上引五条綦母邃注完全保留，只是各条均删掉了“綦母邃曰”四字。

綦母邃是东晋学者，对于李善来说綦母邃注显然是前人的旧注。如何处理《文选》收录作品中已有的旧注，李善在《文选·西京赋》薛综注下对《文选》旧注发凡起例曰：“旧注是者，因而留之，并于篇首题其姓名。其有乖缪，臣乃具释，并称臣善以别之。他皆类此。”可见，李善处理旧注具体做法是：(1)有选择地保留部分作品的旧注，其去取标准是注释的正确精当；(2)保留的旧注一律在篇首写明旧注者的姓名，以示不掠美；(3)对存有谬误的旧注一律进行纠正，并用“臣善”二字标示己见，以区别于旧注。

据《隋书·经籍志》(四)载：“张载及晋侍中刘逵、晋怀令卫权注左思《三都赋》三卷。綦母邃注《三都赋》三卷。”(中华书局1973年标点本第1083页)可见，《三都赋》有张载、刘逵、卫权之注与綦母邃注两种旧注。李善为《文选·三都赋序》做注时明确标示出“刘渊林注”四字，并在此四字之下说明了自己对《三都赋序》两种旧注的选

择：“《三都赋》成，张载为注《魏都》，刘逵为注《吴》、《蜀》。自是之后，渐行于俗也。”（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本第74页）这段介绍《三都赋》旧注的文字实际上并不全面。因为《三都赋》写成之后，张载、刘逵、卫权与綦母邃分别为《三都赋》做了注释。因此，在李善注《三都赋》之前，左思《三都赋》实际上已存有两种旧注。李善在《三都赋序》后写明“刘渊林注”四字，并在“刘渊林注”下做了选择何人旧注的注释，都说明李善为《三都赋》做注时，为《吴都赋》、《蜀都赋》选取了刘逵注，为《魏都赋》选取了张载注。但不论选取刘逵，或者选取张载，綦母邃均不在选取之列。因此，唐代流传的《李善注文选》应当没有存留綦母邃为左思《三都赋》所做的注释。《隋志》所著录的綦母邃《三都赋》注三卷，在唐代当是单独流传。唐代《文选》注释最为流行的是李善注与五臣注。五臣注不征引他人注释，李善注又未采纳綦母邃注，这就使得綦母邃注失去了两种重要的保存与流传途径。据唐钞《文选集注》本《三都赋序》题下“陆善经注曰旧有綦母邃注”之语推测，除了单独流传的綦母邃注外，保存綦母邃注者当是唐代的陆善经注本，且陆善经注仅在《三都赋序》中保存了五条綦母邃注。但是，陆善经注受其自身价值的限制，在唐代始终未能取代李善注与五臣注的地位。因此，受书写而非刊刻这种传播模式的限制，受主要靠单独流传这种单一传播途径的限制，綦母邃注在唐代的消亡已成为必然。今传唐钞《文选集注》编撰之时，编撰者仅能得知存留于世的有关《三都赋序》的五条綦母邃注。可见，《文选集注》编撰之时，单独流传的綦母邃《三都赋》注三卷已经失传，在陆善经注本中仅存有五条《三都赋序》的注释。由《文选集注》本广收博取的编纂体例可知，如果陆善经注本中尚存有其他綦母邃注，那么《文选集注》当会悉数收录。

《文选》自写本至刻本的第一刻为五代蜀地毋昭裔所刻《文选》，宋王明清《挥麈录余话》卷二与《宋史》卷四百七十九《西蜀孟氏世家》之《毋昭裔传》均记载了五代毋昭裔刻印《文选》一事。但毋

昭裔在蜀所刻《文选》为何本，史无明载。清彭元瑞《知圣道斋读书跋》卷二及韩国奎章阁本《文选》保存有北宋国子监关于刻印《李善注文选》的准敕节文。此节文明确记载：“《五臣注文选》传行已久，窃见《李善文选》援引该赡，典故分明，若许雕印，必大段流布。欲乞差国子监说书官员校定净本后抄写板本，更切对读后上板，就三馆雕造，候敕旨。奉敕：宜依所奏施行。”据此节文可知，《五臣注文选》刊刻于前，《李善注文选》刊刻于后，故五代蜀地毋昭裔所刻《文选》只能是《五臣注文选》。因此，今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与北京国家图书馆的北宋天圣监本《李善注文选》残卷当是今存宋刊《李善注文选》的第一刻。

作为宋刊《李善注文选》的首刻，天圣监本无成例可循，只有通过自己的独创为刻本《李善注文选》确定一个体例。北宋天圣监本《文选》在左思《三都赋序》的篇首刊刻了“刘渊林注”四字，因此，按照这一体例，出现在《三都赋序》中未署名的注释均应是刘逵注，署名“善曰”的注释自当是李善注，其他各家注释均无法显示。幸存于《三都赋序》中的五条綦毋邃注，数量虽少但质量上乘。按照宋刊《李善注文选》的通例，如此精当的綦毋邃注亦应和《文选集注》本《三都赋序》中保留的陆善经注、《钞》一样，剔除殆尽。北宋天圣监本的刊刻者不愿刻板地遵从《三都赋序》只能存留刘逵注与李善注的体例，破例地保留了綦毋邃注。只是囿于《李善注文选》的体例，无法在注释中保存綦毋邃的姓名，才采取了存其注释而略其姓名的特殊处理。

綦毋邃的五条注释，补充了刘逵注的阙失，对《三都赋序》来说，不可或缺。北宋天圣监本的特殊处理，对《三都赋序》的注释而言，是为幸事。因为自唐写本《李善注文选》至宋刻本《李善注文选》，《三都赋序》各家注释的精华并未受损。但是，这种特殊处理却给不明天圣监本苦衷的后人造成一种印象：北宋监本《李善注文选》中《三都赋序》未加署名者均为刘逵注，这样，宋人利用天圣监

本合成《六臣注文选》就会将《三都赋序》中未特别注明的五条綦母邃注而一律视为刘逵注。

由于北宋国子监看重李善注而刊刻《李善注文选》，五代毋昭裔、北宋平昌孟氏看重五臣注而刊刻《五臣注文选》，而李善注与五臣注各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故合刻李善注与五臣注在宋代已经成为一种时代需求。秀州州学适应了这种趋势，将平昌孟氏《五臣注文选》与天圣监本《李善注文选》合刻成《六家注文选》。秀州州学在运用平昌孟氏本《五臣注文选》为底本，将天圣监本《李善注文选》分段编入《五臣注文选》而合成《六家注文选》时，已经不知道《三都赋序》中尚有经过天圣监本刊刻者特殊处理过的綦母邃的五条注释。因此，他们对左思《三都赋序》注释中注明“善曰”者视为李善注，未注明“善曰”者一律视为刘逵注，并在其前加上了“刘曰”二字。秀州本在刘逵注前加“刘曰”二字是适应六臣注合刻本注释者众多必须区分各家注释的特殊需求，但是，在天圣监本存留的五条綦母邃注前加上“刘曰”二字之后，以秀州本为祖本的宋刻六臣注诸本则更无从了解这五条注释的真实作者。今存宋刊明州本《六家注文选》、赣州本《六臣注文选》、建州本《六臣注文选》无不将原《三都赋序》中的五条綦母邃注归于刘逵名下且标明“刘曰”即为明证。

这样，东晋綦母邃注经过北宋天圣监本《李善注文选》的特殊处理而“演变”成了诸宋刻六臣本的刘逵注。

由于秀州本以五臣注为底本，夹注的位置与天圣监本的李善注本不同，造成秀州本将李善注本中的綦母邃的五条注释合并为六臣注本中的四条注释。即将正文“且夫玉卮无当虽宝非用”二句联上，原綦母邃注“盖韩非所谓画鬼魅易为好画狗马难为工之类也”与“卮一名觥酒器也当底也”两注合为一注。今传宋刻明州本与秀州本翻刻本的奎章阁本均如是，这是因为秀州本、明州本、奎章阁本均为六家注本。宋刻赣州本、建州本这两部以李善注为主的六臣注本亦将五条綦母邃注合并为四条，暴露出所谓宋刻六臣注本

并非以李善注本与五臣注本合并而成,而是将六家本中的五臣注与李善注易位,造成李善注居前五臣注居后的假象,实际上仍然是以六家本为底本改造而成。

与綦母邃注相关联者尚有南宋尤刻本《李善注文选》,此本是今存宋刻李善注单注本的惟一全帙本。其《三都赋序》的注释一如北宋天圣监本《李善注文选》,正文中的五条綦母邃注,第一条与唐钞《文选集注》本全同,第二条“盖是韩非所谓画鬼魅易为好画狗马难为工之类也”惟删“是”字,第三条全同,第四条改“《左传》曰”为“传曰”,第五条亦全同,惟有二字稍异:一改“饶”为“饶”,一改“辨”为“辩”。“辨”、“辩”相通。《孟子·告子上》:“虽有不同则地有肥饶,雨露之养,人事之不齐也。”赵岐注:“饶,薄也。”“饶”、“饶”两通。

尤刻本与北宋天圣监本虽均为宋刻《李善注文选》的单注本,但二本关系复杂。可是,在对五条綦母邃注的处理上,二本却完全一致,都采取了存其注而略其名的特殊处理方法。这种特殊处理,使《文选》自唐写本至宋刻本的演变中保留了原唐写本《文选》注释的精华,形成了宋刻本《文选》注释既整饬又精当的特点。

注:

①《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文史馆馆长、全国高等学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高校古委会)副主任周勋初先生据其所收藏的日本抄本请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学博士生导师陈尚君教授编辑,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影印出版。全套三大册。

作者工作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